



柯愈春
编

清朝十大奇案

人民日报出版社

清朝十大奇案

柯愈春 编

(京)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 樊 夫

封面设计 苗 地

清朝十大奇案

柯愈春 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香河第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1.125 字数 233 千字

1993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 定价 6.80 元

ISBN 7-80002-578-0/1·163

目 次

麻城涂氏杀妻案.....	刘建业(1)
嘉禾三换主犯案.....	乐 牛(34)
怀宁张家三命案.....	乐 牛(65)
山阳查赈毒杀案.....	刘建业(97)
丽山村连环案.....	乐 牛(139)
五台山和尚断头案.....	周楞伽(169)
七涧桥凶杀案.....	刘建业(231)
张汶祥刺马案.....	张稚丹(261)
杨月楼婚姻冤案.....	周楞伽(290)
汤乃武与小白菜案.....	俞玉储(321)
后记.....	(350)

麻城涂氏杀妻案

刘建业

妻子明明活着，而丈夫却成了杀妻的案犯。这是清代雍正年间发生在湖北麻城的故事。

麻城县城里住着一户殷富人家，主人名唤涂如松。涂家世代经商，在麻城算是数得着的富户。到了涂如松这一代开始弃商治学。如松自小聪敏过人，但性格高傲，十六岁上娶同县杨氏为妻。这位杨氏年纪比涂如松还大一岁，生得颇有几分姿色，性格好动，常与如松的学友调笑嬉闹，弄得如松十分尴尬。为此，如松曾多次告诫杨氏，要她端庄持重一些，杨氏却毫不介意，依然故我。这样，夫妻之间渐生芥蒂，如松拗脾气上来，就动手殴打杨氏。那杨氏也不甘示弱，每遭殴打，就跑回娘家躲避，还得如松的老母亲亲自去儿媳的娘家赔礼道歉，说好说歹把媳妇接回来。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始终不见缓和。

这年冬天，涂如松的母亲偶然染了一点风寒，竟然卧床不起了。涂如松生性孝母，亲自煎药侍茶，终日不离床前。如松的岳母也深明大义，亲自把女儿送回来，让她和如松一起侍奉婆婆。怎耐杨氏自小娇生惯养，对侍奉婆母一事深感厌烦，每逢如松不在身边，就大声训斥婆婆。如松听到后起先还压着性子忍耐，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又犯了老毛病，动手打起妻子来。

这一天，杨氏又嫌婆婆把茶水洒在了床上，张口讽骂，被如松发现了，一时气愤拿起一根木棒就打。杨氏见丈夫如此狠毒，一气之下，又夹起包袱离家而去了。

涂如松认为，妻子准又是故技重演，跑回娘家去了，所以并不在意。涂母病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想把儿媳妇接回来。老人收拾了一箱笼礼品，让如松骑马驮着，自己坐上一乘软轿，去亲家母家接儿媳妇。谁知到了亲家家，才知道儿媳妇根本没有回娘家。起初涂母还以为是亲家母负气不准女儿露面，不断赔礼道歉，谁知亲家母竟然泪如雨下，说女儿既然一个多月前就跑了，至今没回娘家，必是有了不测。如松母子这才着了慌，赶紧出报帖，许以重赏，求乡邻们帮助寻访杨氏。谁知帖子发出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杨氏的消息。

杨家见女儿没有消息，就怀疑是涂如松下了毒手。杨氏有一个弟弟名叫杨五荣，从小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养就了一副无赖脾气。姐姐失踪后，他不断鼓动父母去县里告状，杨家终于投了控告状。

麻城知县汤应求是一个二甲进士出身的清官。他接到状子后，仔细分析了涂如松的活动，认为涂如松杀妻子的可能性很小。就告诉五荣，查不清杨氏的下落，此案是无法了结的，并说：“你与其天天到县衙来呼冤，还不如也帮助本县查询一下你姐姐的下落，只要你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本县一定替你作主。”

在麻城县西北二十里处，有一个山村叫九口塘。杨五荣知道涂如松在九口塘有一所别院，怀疑如松在别院里害死了杨氏，但始终没有机会去查访。自从在公堂上赌气退出后，他越想越觉得九口塘这个地方可疑，于是独自一人悄悄地潜进了

九口塘。这天早晨，杨五荣想去涂如松别院附近探探风声，进了一家酒店。杨五荣在屋角一张小桌上坐定，一位陌生青年径自坐在旁边。五荣要了几样酒菜，陌生人凑过身来说：“在下赵当儿，就住在这九口塘内，老兄好像有什么疑难之事。”五荣听说赵当儿是本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和他扯起涂如松别院的情况来了。那赵当儿原是本地的一个无赖，见杨五荣问起涂如松，就知道他有目的，也一步步地用话引导，很快就套出了五荣的本意。为了骗取五荣的钱财，他故作神秘地说：“涂相公的别院我没去过，不过三个月前这里倒确实来过一位美人，听说是涂相公的夫人，后来就再也没有出来”。五荣紧紧追问：“为什么没有出来？”赵当儿却故意欲言又止，直到五荣掏出了三两银子塞到他手里，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涂相公一向与夫人不和，这次趁隆冬天气把夫人骗到别院来，原是有意加害于她，果然不久后，他就约来了一个平日最好的朋友，两人一起把夫人杀害了。可怜一位漂亮的女子，竟死在了丈夫的手下。”杨五荣没想到这么顺利地打听到了姐姐被害的消息，为了证实赵当儿的话。他又追问：“那个一起行凶的人是谁？”赵当儿眨了眨眼说：“听说姓陈，名叫陈文。”杨五荣按捺住心中的激动钉问道：“老弟此话当真？”赵当儿语气坚定地说：“千真万确。”五荣又问：“如果叫你去公堂上作证，你可敢去？”赵当儿满不在乎地答道：“那有什么不敢的。”杨五荣见赵当儿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就站起身来，对他深深施了一礼，那赵当儿赶紧还礼，不解地说：“老兄何必如此客气？”杨五荣这才说：“实不相瞒，在下杨五荣，正是涂夫人的胞弟，家姊失踪两个多月杳无音讯，我已料定是涂如松将她害死了。苦无实据，所以来到九口塘查访，不想巧遇老弟得悉真情。我看老弟性格直爽，一

副侠肠义骨，就烦您与我一起去县衙门指控涂如松，倘若大仇得报，我杨五荣情愿出五十两银子酬谢于你。”杨五荣这一番话倒把赵当儿说愣了，他原来不过想编个新闻哄骗一下杨五荣，赚几个零钱花花而已，没想到杨五荣竟是涂夫人的亲弟弟。事到如今，再想否定原来的话已不可能，但陪着杨五荣打官司，也不是个舒服事，万一被人戳破，还可能要坐上几年监牢。到底怎么办？赵当儿小眼珠一转，仔细盘算起来，那杨五荣却以为赵当儿是要条件，就说“如果你觉得五十两银子少，我还可以再加一点，六十两如何？”赵当儿听说有六十两银子可图，一时竟忘了厉害，把胸脯一拍说：“就这么说定了，我赵当儿倒不是图这六十两银子，主要是看着涂如松害人于理不公，我这就陪着你去县衙门。”杨五荣此刻报仇心切，也顾不得仔细捉摸一下赵当儿的话是否有漏洞了，当下呼唤店家算清酒钱，拉着赵当儿就奔了麻城县衙。

汤应求这几天并没有休息好，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涂如松家丢失了夫人一案，查访了十余天也没有线索，使他十分焦急。在大堂上赵当儿一口咬定涂如松与陈文一起在九口塘别院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既然有人证出首，汤知县只好下令把涂如松缉拿归案。但涂如松到了公堂之上，对杀害杨氏一事矢口否认，并说他从来没有一个叫陈文的朋友，汤知县下令把涂家的管家，杂役尽数传来，分头询问。这些人都异口同声证明，两月前涂母病重时，涂如松确实没有离开过老夫人。涂家的管家还特别指出，如果对涂家佣人信不过，还可以找本县老医生李德辰查询。

汤知县将李大夫请来一问，才知道涂母病重之时，李先生每天进涂家看病一次，都由如松陪伴接待，这样一来说涂如松

在九口塘杀妻显然不实了。但那杨五荣却哭诉涂家上下勾通，制造假证欺蒙官府，请青天大老爷作主。汤知县见原告死死咬住不放，恐怕生出其他枝节，就下令暂将涂如松收监，待查出确凿证据再作论处。

那涂如松在麻城县内虽是首富，但为人却很厚道，平日里对乡邻们多有周济，所以人们都很敬重他。第三天头上，又有一位老者来县衙投状，他是赵当儿的父亲，状子写道“我儿赵当儿本系九口塘的无赖，专喜招摇撞骗，此次作证涂如松杀人，也属无中生有，大老爷切不可相信。倘若听信我儿的证词，错判了涂相公，老汉请求将来查清后，不受儿子的连坐。”汤知县接到这些鸣冤状后，反而更加冷静了，他一面感觉到涂如松可能冤枉，一面也怀疑这是涂家花钱运动的结果，所以并没有释放涂如松，反而下令务必严加看守，以防不测。

杨五荣自拉赵当儿作证把涂如松下狱后，心急如火。这天早晨，想去县衙门看看究竟，忽然一个老婆婆找上门来，那位婆婆年纪五十余岁，一身农家打扮，走路慌慌张张，似乎心绪不宁，见了五荣竟然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五荣请她慢慢说，那位老人说：“老身冯王氏，乃是城南冯家庄人，逆子冯大，生来不务正业，到处拈花惹草，令姊与冯大早有勾结，三个月前她与涂如松口角以后，为逃避如松的殴打，私自藏匿在我家，与我儿共处一室，同枕共眠。本想躲避一阵后再回夫家，不想你与赵当儿误认为她已被涂如松杀害了，告到官家，那汤知县这几天不断派人查访令姊的下落，已有人到我家进行查询，看来迟早要被人查出来，我们与令姊都十分恐慌，令姊让我来找你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杨五荣给惊呆了，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判断竟完全错了。对于姐

姐还活着，他并不感到怎么高兴，因为他告状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给姐姐申冤，而是企图狠狠地敲涂家一笔竹杠。好不容易利用赵当儿把涂如松投进了监狱，正等着涂家派人来求情谈条件，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冯大沉不住气了，来找自己商量对策。这一下不但吃到嘴的热馒头没有指望了，而且自己还要落一个诬告本县首富的罪名，说不定也得坐监，这可怎么好呢？想到这里，杨五荣说话也变得结巴了，为了不露痕迹，他示意冯母先回家去听消息，等自己想出办法来再去冯家通知她。

送走了冯母，杨五荣如坐针毡，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向一位曾和自己在一起偷偷地赌过钱的生员杨同范求教了。

在麻城县城西南有一处小小的庄园，古铜色的大门上挂着“杨宅”的木牌，这就是杨同范的家。杨同范今年二十八岁，生得一副大宽脸庞，两只大眼圆睁着，透着一副傲慢气。见敲门的是杨五荣，他无意中对自己亲自出迎感到了一点后悔，因而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冷冷地说：“五荣，你来干什么？”杨五荣被杨同范的凌人盛气压得更不敢抬头了，只是卑谦地陪笑说：“小弟前来找仁兄讨教，我姐姐有下落了……”，听五荣提起了姐姐，杨同范眼前立刻显示出一位纤纤细腰、面如桃花的美女形象，他曾多次见到过杨氏，深深垂涎她的美色。杨氏嫁到涂家后，他也曾对涂如松忌恨了一大阵子，暗中钦羡如松讨了个绝代佳人，也深为自己不能偷香窃玉而遗憾。如今听说杨氏有了下落，又勾起了他早已萌动的春心，不觉把一张冷脸化做了一张笑脸，用手拉住五荣的胳膊，显出一股亲热劲儿，把五荣让进了客厅。

五荣没想到杨秀才能这样热情，大有受宠若惊之感，还没坐稳屁股，就把杨氏如何逃匿、如何与冯大成奸、自己又如何状告涂如松的事一五一十倒了个干净。那杨同范听得如醉如痴，他感到自己今天不但交了桃花运而且交了财运，怪不得早晨起来就有两三只喜鹊对着屋子“喳喳”直叫呢！直到杨五荣把话讲完连着催他出主意时，他才似乎从美梦中惊醒，说：“这好办，叫你姐姐到我家来藏一阵子，等风头过去再想办法。”五荣有点担心地说：“您家离城里不远，万一被公差缉查出来……”，杨同范哈哈大笑说：“我是堂堂生员，有功名在身，谁敢到家里来搜查？就是藏上一百年，也透不出风声。”五荣又说：“那涂如松的官司怎么打？”杨同范说：“把令姊藏好后，你可继续告涂如松杀妻，如果他家出钱求和，你就足足敲他一大笔，如果涂家不肯花钱，你就不断去县衙催促，让县官把这小子杀掉了事。”杨五荣听了同范的指点，顿感有利可图，于是让杨同范收拾住所，同范说：“我家正房后墙是一座很宽的夹壁墙，夹壁里面可容一床一几，就让令姐在夹壁墙中暂住，不用说官府不敢搜查，就是搜也叫他一无所获。”五荣大喜，深深地给杨同范作了个大揖，兴冲冲地到冯家庄接姐姐去了。

送走了杨五荣，杨同范心中好似被一盆火烧灼着一般，有点坐卧不宁了。十几年来梦寐以求的美人，想不到被自己三言两语就骗到了手。欲火烧身最难将息，他坐在书案前，几乎是一步一步地计算着杨五荣去冯家庄的路程。他想，只要杨氏一进自己家门，就决不能将她轻易放过。杨氏那带着三分狐媚的笑脸，那婷婷娉婷的身姿，那微微倒竖的细眉，似乎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使杨同范感到那样可亲可爱，恨不得一下子抱住这位“绝代佳人”尽情消受。想到这里，他又坐不住了，三番五次

跑到大门前，向官道上了望，但却迟迟不见杨五荣回来。他有点按捺不住了，在书房里不停地踱步。又过了半个时辰仍不见杨五荣接杨氏到来，他却突然发现自己穿的一件暗花板蓝色长袍有点不合身，急忙找了一件织缎玄色长袍换上，外罩一件青色暗花马褂，在镜子前左顾右盼地端详起来。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杨同范隔窗望去，见杨五荣在前引路，后面跟着一乘软轿，轻轻地放在了庭院当中。他不觉心花怒放，急忙迎出门去。杨五荣早掀开了轿帘，杨氏一手提着裙边，一手搭在五荣胳膊上，被扶下轿来。只见她粉面含春，花容带笑，自有一番诱人的风姿，身上穿着一件合体的湖绿色长裙，粉红色绣花短袄紧掐着那窈窕的细腰，显得分外娇艳。杨同范不觉整了整衣襟，故作矜持地上前见礼。那杨氏带着迷人的微笑，深深地道了一个万福，轻启朱唇说：“又来麻烦杨秀才了。”只一接触，杨同范就被杨氏的姿色慑服了，慌忙还礼，示意请杨氏姐弟进屋叙话。

杨氏轻移莲步，款款而行，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此刻在杨同范眼中，那杨氏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足以令人神魂颠倒，他故意与杨氏隔开一段距离，随着走进屋来。杨氏坐定后，同范把自己家中的情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并指着后檐墙说：“这是一道夹壁墙，乃是祖上为避乱世修的栖身之所，里面虽然不大，却也可以容身，夫人平时可在里面躲藏，烦闷时就出来散散心，杨某是有功名的人，谅没有人敢轻易闯我的宅院。”那杨氏却问道：“不知我丈夫现在如何？是不是在到处找我？”杨同范故意吓唬地说：“涂如松已经在官府告你与奸夫拐款潜逃，现在县里悬赏缉访你，只要查到风声，就抓到县衙，投在监狱里永世不得出来。”杨氏那桃花般的脸上，罩上了一股怒容，

说：“想不到他竟如此狠毒，打骂还不算，竟然想叫我吃官司，我偏偏藏着不出来，看他到哪里找我。”杨同范少不得假仁假义劝上几句，就站起身来说：“天色已近午时，夫人想还未用饭，且吃了饭再休息吧！”说罢吩咐一声“开饭”，早有两名侍女把准备好的酒饭摆了上来，杨氏稍事谦谢，就率先入了座。酒席之间，杨同范殷勤地斟酒布菜，把个杨氏哄得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吃完饭杨五荣先起身告辞，杨同范也不挽留，只是嘱咐他时常到这边来看望姐姐，五荣见同范如此热情，也觉放心，高高兴兴地去了。屋里只剩下同范与杨氏两个人，同范坐在那里，两只眼睛只滴溜溜地在杨氏身上乱转。杨氏被看得不好意思了，低垂着头轻轻地说：“杨相公且歇息去吧，妾身也有些困乏，不敢久陪了。”那杨同范仗着三分酒气，斜睨着杨氏说：“夫人不必见外，俗话说‘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同范久慕夫人芳名，难道就不能多陪伴你一会儿吗？”那杨氏原是个乖巧之人，听了同范这番话，早已明白了他的心思，不觉粉面绯红，手足无措，低着头一声也不言语了。杨同范心中“嘣嘣”乱跳，站起身来走到杨氏身后，见她正用一双白嫩的小手绞着一只小巧的手帕，那微带酒意的神态更加妩媚动人，一时色胆包天，竟伸手把杨氏的手揽进怀里来。杨氏面孔红涨，呼吸急促，瞪了同范一眼，有些娇嗔地说：“杨相公莫非要勾引妾身吗？”同范“咕咚”一声跪在地下说：“小生垂慕娘子已久，只是无缘相会，今天娘子避难来到我家，岂非天缘巧合，望娘子体谅小生垂慕之情……”，杨氏到了这个时候，一则已有醉意，春心荡漾，二则羡慕杨同范的功名富贵，三则自知已入杨府身不由己，遂不再拒绝。这一对水性男女，只接触了不到半天就厮混到一起，做了一对露水夫妻。

汤应求一刻也没有闲着，一面暗中督促缉事衙役抓紧查访杨氏下落，一面详文上司请求多给他点时间以便彻底清查此案。但眼看着已经过去一年了，杨氏仍然杳无音信，急得汤知县几次严厉斥责捕快们无能。

转眼间又到了夏季，早晨天色分外晴朗，汤应求独自一人在书房里披览史书。刑房书办李献宗没有通报就匆匆走进屋来。李献宗有些激动，他说：“县城以西三十里的举水河滩上，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了的尸体，看来死者已死去数月。尸体原是埋在河滩里的，由于埋得浅，被一群野狗扒了出来，幸亏地保发现得早，赶散了野狗，并派人看守住尸体，请老爷带人前去验尸。”汤应求不觉灵机一动，很快与杨氏失踪联系到一起了，问道：“是男尸还是女尸？”李献宗说：“尸身腐烂得较厉害，尚未分清男女。”汤应求又问：“可有人前去认尸？”李献宗说：“方圆十数里，没有人相认。”汤应求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传仵作李荣会同捕头何雄一同前往验尸，你也陪我一块去！”

汤应求等人走了不到十里路，东南方却突然卷过一片乌云。闪电在天边划破乌云，带来一阵阵的闷雷声。汤应求知道将要有一场暴雨降临，急忙问带路的衙役距河滩有多远，衙役答道：“十八里地。”黄豆粒般大的雨点已经砸了下来，汤应求一行十多个人，一下子被浇成了落汤鸡。眼见得无法往前走了，汤应求只好下令原路返回县衙，为了保证新发现的尸体不被冲没，他还派了两个衙役冒着雨赶到停尸现场，嘱咐地保严加保护。

麻城县仵作李荣，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从二十几岁来到县衙，他不知处理过多少疑案，因此验尸查伤颇有经验。省里、

府里出现了重大案件，常常请他去会勘，而只要他到场，任何不好决断的事，都会迎刃而解，因而同行们给他起了个美号叫“圣手李”。今天早晨，他随县令去河滩验尸，被大雨截了回来，弄了几两酒，自斟自酌，已经有点微醉了。黄昏时节，一位年轻的书生来访。看他衣饰华贵，一看来人的神态，就知道他是为了某一个案子而来，于是不待来人开口，李荣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办哪个案子？”来人听了李荣的话，起初一愣，继而会意地笑了起来，说：“李班长果然爽快，我也不负班长盛意。”说罢敏捷地从怀里掏出一封银子放在桌上，两眼却紧紧盯住李荣的脸。李荣并不动声色，就像没有看见银子一样，背过身去问：“你受谁的委派前来找我？”那人依然慢条斯理地说：“你我素昧平生，班长也不必打听我的名姓，这封银子权做定礼，请您帮助说上一句话，事成后还有一封银子相赠。”李荣问：“你让我说什么话？”来说：“听说班长要随汤知县去河滩验尸，只求班长证实死者是个女性，年纪在二十三四岁之间，系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就一切都完了。”李荣说：“倘若尸身是个男人，我就是再遮掩，也瞒不过随从捕头和汤知县哪！”来人笑道：“班长放心，这具尸身已经腐烂了，人形十分模糊，这么热的天，尸臭异常，绝没有人肯到近前去细看。班长又是远近闻名的件作，您说了话，还有谁敢不信呢？”李荣听罢，心头涌起了一股怒火，这位老件作，生性耿直，为人坦荡，从来见不得营私舞弊之举，没想到居然有人行贿到自己头上来了。来人见李荣沉吟不语，还以为他是见钱眼开了，往前凑了几步钉问道：“班长意下如何？”李荣等来人离自己只有半步远时，猛然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脖领，双手往上一提，已把来人咽喉扣住，跟着扬起左手，左右开弓两个大嘴巴，打得来人“哇哇”直叫。李荣头上

青筋崩起，气哼哼地说：“大胆的无赖，竟妄图用钱买你爷爷来了，你就不怕王法吗？我李荣当了三十多年仵作，从没见过你这样明目张胆行贿的歹人。”说罢把桌上的一封银子一掌扫落，吼道：“拿上你的臭钱，给我滚出去！”

两天以后，风和日丽，汤应求带着李荣等人来到了河滩尸场。由于知县有令，地保已派人把尸体周围用草绳拦了起来，三四个村民守护在现场，不敢离去。草绳圈外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老百姓，看见汤应求的轿子到了，百姓们自动让开了一条路。汤应求下得轿来，先环顾了一下四周，一下子就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张十分熟悉的脸——“杨五荣”，他心中叫了一下这个名字，却发现五荣双眼哭得通红，正分开人群要往圈里闯，嘴里喊着：“姐姐，姐姐，我那苦命的姐姐！”在杨五荣旁边，有一个衣着华丽、戴相公巾的秀才，正扶着他劝解，汤知县认识，那是本县生员杨同范。为了维持秩序，随从的衙役们已经亮出了刑具，老仵作李荣却解开了带来的小包，往外一件件的拿验尸工具。汤应求这才把目光转向绳圈中央的尸体，只见尸体腐烂，手脚都有被野狗撕烂了的痕迹，面部早已烂透，连男、女都分不出来。阳光下，成群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爬去，尸体发出了一股奇臭，令人掩鼻。汤知县看了李荣一眼，李荣会意，戴上了一副皮手套，把怀里藏的一瓶酒取出来，倒在手套上，然后阴沉着脸，向尸体走去。那杨五荣见李荣走近了尸体，猛然分开众人跑过去，趴在尸首上面声嘶力竭地哭起了姐姐。李荣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伸手把杨五荣拉开，冷冷地问：“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姐姐？”五荣哭道：“姐姐离家前穿的是细麻衣服，为的是到婆婆家侍候婆婆方便，现在尸身上穿的也是细麻衣，而且花纹也对得上”，说罢拿出一块撕下的衣服布递给李荣，

补充道：“班长请看，这图案一样不一样？”李荣接过布来与尸身上的衣服残片一比，果然一样，就将其收进了验尸包。杨五荣又“咚”的一声给李荣跪下，哀求道：“请班长和老爷为民做主，严惩凶犯。”李荣似乎没有听见，走到尸身前面，用铜尺量了各部分尺寸，又拿出银针探入死者喉咙，那杨五荣又哭喊着：“班长手下留情。”而李荣的银针已经取了出来，没有发现银针变色。他又往尸体的其他部位查了一下，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走到汤应求面前禀报道：“禀大人，死者系一个童子，男身，乃病疾而亡，死的时间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与杨五荣无关。”“啊！”刚才还蜷伏在地上的杨五荣，听罢扑过来说：“你妄断，死者明明是我姐姐，你为什么说是男身？”李荣瞟了他一眼，根本不予理睬，对汤应求说：“大人是否打道回衙？”汤应求还没说话，闪在人群中的杨同范却挤了出来，气势汹汹地对李荣说：“这样一个重案，怎能被你三言两语就定出结果来？”然后转过身对汤应求说：“生员杨同范，久知杨五荣之姊被人杀害，今五荣好不容易认出亲姐姐，大人不与他做主，反而轻信佞作妄词，叫全县百姓怎生心服？”杨同范这一喊，立即有六七个看热闹的百姓也跟着哄了起来。李荣却不客气地对地保下令说：“尸体可以就地深埋，勿使野狗再扒出来。”杨五荣、杨同范带着一伙人极力反对，汤应求见双方争执不下，只得下令暂将尸首停厝起来，容日后复核。

清雍正年间，湖北省的首府设在武昌郡。湖广总督迈柱的官衙，紧傍风景秀丽的蛇山。一位六十出头的老幕僚，指着高仁杰送来的一株兰花，见总督心境很好，乘机试探地说：“高仁杰候补三年，到现在还没有署任实缺。”迈总督睁开了微闭的眼睛说：“不是已经让他到广济县上任去了吗？”幕僚有些为难